



月夜变身

[英] 基特·威特菲尔德 著
任战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月夜变身

BAREBACK

[英] 基特·威特菲尔德 著
任战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0412 号

BAREBACK by KIT WHITFIELD

Copyright: © 2006 BY KIT WHITFIE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夜变身/(英)威特菲尔德著;任战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02-006644-5

I. 月... II. ①威...②任... III. 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6588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王轶华
封面设计:李 佳

月夜变身

Yue Ye Bian Shen

[英]基特·威特菲尔德 著
任战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8 千字 开本 710×1 000 毫米 1/16 印张 19.75

200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6644-5

定价:32.00 元

没有乔尔,这个故事不会开始;
没有佩吉,这个故事不会延续;
没有格拉斯,这个故事不会完成。
谢谢你们,我爱你们。

第 1 章

那 是个简单的故事。据埃勒维说，他的车抛锚了，他迷了路，变身开始的时候，他正在努力寻找庇护所。但他的确应该找到一个——因为每段步行可达的距离间都有政府设立的封闭的庇护所，也叫禁闭室；不管怎么说，从日落到月亮升起这段时间里，总归能到达一处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但我们也知道，大多数理论都比现实要美好。醉鬼们最让我们头疼，因为他们烂醉之下往往摸不清路。可这个人指甲整洁，衣冠楚楚，也许他讲的故事是真的，毕竟这种事情每个月都在发生。但也可能不是真的。这并不是个复杂的故事。而且，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当强尼想要抓住他的时候，埃勒维把他的手齐手腕咬掉了。大多数变身人并不会那样做。他们会进攻；那是当然的了。我们身上都有疤痕。一道很深的疤痕划过我的左前臂内侧，那是第一次“捕狗”^①留下的；臀部一边深深凹了下去，那是二十二岁时的纪念；小腿肚上也遍布疤痕——我还算是个不错的捕手，比大多数人受的伤都要少。但伤筋断骨就不同寻常了。通常情况下，在被抓住之前，变身人并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虽然他们都会进攻，但每个人并非完全相同。具体要取决于各人的品性。这个人必定有某些特别之处，才会把我的朋友变成残疾。

他的脸看上去还像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尽管我知道他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一个城里男人，这就意味着他收入不错，比我强。这个案子的费用肯定是他自掏腰包，而我将用这笔钱去付自己的账单。我带着些许希望打量着他，然后注意到他跟我以前接手的那些接受无偿服务的当事人是多么的不同。他向前探下身去，注视着我。也许处在当下境地，他会比平时有礼貌一些。我点了一支烟。仅仅出于客气，也敬了他一支。没想到他竟然接受了。里坎人^②通常不吸烟。

“所以，”我说，“你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你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能够证明你试图找到庇护所但没成功。”

“事实就是这样。”他的口气就好像这是显而易见的。我想碰到一个礼貌当事

① 小说的主人公和她的同事们把满月夜抓捕违反宵禁令的狼人称为“捕狗”，这是因为他们接受培训时即是以猎狗为练习对象的，当然，这个叫法也有贬义。

② 里坎人是指出生时脚先落地，满月夜会变成狼的人。在这部小说中，里坎人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因为小说原文中始终没有出现狼人一词，故翻译时采取音译(lyco)。

人的愿望小小地碰了壁。

我叹了口气。“看来我是不能指望你还记得自己犯下的罪行喽？”

他的眼神告诉我：我刚刚问了个愚蠢的问题，竟然把他做过的事称作罪行。
“当然不记得。我连那个人都认不出来。”

我把一张照片扔到桌上。“他叫强尼·马可斯，有妻子和三个孩子。现在你把他
的手咬掉了，他没法拿到全额的工资，正在为孩子们的教育发愁呢。他是个好人。”

“你认识他？”我的当事人看上去有些意外。“我还以为法律顾问不能接手跟自
己有私人关联的案子呢。”

精明的小子。“这里是多拉^①，埃勒维先生。我们总共只有几千人，难免彼此相
识。这个世界很小。而且我们都要——”我及时刹住自己，没有说出捕狗这两个
字——“都要偶尔执行满月任务，所以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既然你的法官不是里坎人，你就必须努力说服我们发生那件事不是你的错。”我并
没有告诉他我跟强尼的交情；他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还有三天就到圣诞节了，强尼
竟然遇到了这样的事。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正常的法庭审理呢？任何一个裸背法官都会对我有成见。”

裸背。好吧，终于来了。他并不比我以前接待过的流浪汉更有礼貌。我本来
还奢望有钱阶层的人能更有绅士风度；现在我轻轻吻别了这个幻想，送它上路。
“埃勒维先生，正如我刚刚说过的，这里是多拉，也就是狼变行为实时监管部，我们
有自己的制度。”我拿出了一张出事地的地图。“你说车抛锚的时候你正在这一带，
对不对？然后你开始往东走。这附近就有两个庇护所。”

他抽了几口我给他的烟。“我告诉过你，我对那一带不熟悉。”

“即使不熟悉，你也应该知道沿着大道走。如果你没有离开大道，就应该能到
达一个庇护所。”

他耸耸肩，身子往后跌回椅子上，两腿叉开。我拿出了另一份文件。“我这里有
你的记录。两次危险驾车，超速行驶，还持有毒品。埃勒维先生，我不得不告诉
你，这记录对你不利。”

“他们撤销了持有毒品的控诉。”他说着，一边把烟灰掸到了我房间的地板上。

“你那天用了什么药吗？”

“毒品是违法的。”他看上去被自己这句话给逗乐了。

“暂时戒烟怎么样？当时那么气急败坏是不是因为嘴巴叼不住烟呢？”

“嗨，打住。”他坐直身子，摆了摆手。“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你教训的。我是
你的当事人，记得吗？”

^① 多拉(DORLA)，英文全称为 the Department for Ongoing Regulation of Lycanthropic Activity，即狼
变行为实时监管部。

我用手摸了摸头发。“埃勒维先生，我只是告诉你他们在法庭上有可能问你的问题。你使一个人终身残疾。如果你能证明待在室外不是故意犯错，那么你就能不受制裁。如果不能，那么你将会因为无视法规和恶性伤害罪而获责，等待你的是多年的监禁和劳动。许多年，埃勒维先生。法官对这样的案子从来都是从严处理。”

他又耸了耸肩。

这时电话铃响了。“失陪一下，”我说，然后拿起了听筒。“你好？”

“是劳拉吗？”是杰西。自从一个满月夜放走两个变身人之后，她就一直在前台接待处工作了。“劳，我接到了你姐姐打来的电话。她说阵痛已经开始了，问你能不能赶到医院去。她在圣维朗妮卡。”

我感到自己的喉咙抽动了一下。“我马上赶过去。谢谢你，杰西。”我转过身去，面对埃勒维，他还在往我的地板上掸烟灰。“埃勒维先生，我必须走了。明天我再来看你，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我说过的话。我需要你提供尽可能多的细节，所以最好能回忆起事情的全过程。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再见。”

“再见。”与他握手时，我感到自己的手指节嘎嘎作响。他仍坐在椅子上不动。

“埃勒维先生，你可以走了。”

“噢，好吧。明天见。”他站起身来，大步走出门去。

“请把门关——”可他已经消失了，门大敞着。我不出声地发表了几条评论，自己走过去把门关上，然后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埃勒维支付我能想到的任何一笔开支。为他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我喝的每一杯咖啡也要让他掏钱。要按手工研磨的价钱收费，还要算上奶油的钱。这个想法让我高兴了一点。

我给上司打了电话，向他说明了一下情况。“今天能不能准我一天假？我下周加班补回来。”

“一个婴儿。”他听上去若有所思，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好吧，你走吧。去看看那孩子会不会和我们一样。”

我不敢确定那不是一句玩笑话，保险起见，我还是笑了笑。我拿起外套，挤出了我那间狭小的办公室。经过前台接待时，我的肩膀被一只手拍了一下。

“劳拉·梅小姐，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是杰瑞，我负责的一个酒鬼，刚刚被我的朋友阿利领进来。杰瑞浑身散发着垃圾箱一样的恶臭，这就说明他又掉进酒缸出不来了。“劳拉·梅小姐，你提供了那么多好意见，我要谢谢你。你是个好顾问。”

“嗨，杰瑞，”我打了个招呼。“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上个满月夜我没待在室内。不是我的错。我想找个藏身处呢，你也知道，我总是努力去找的。我并不介意待在那里，事实上我挺喜欢那些地方。我总是找不到地方，但只要我找了，那就不怪我，劳拉·梅。这个家伙说他抓我时，我在他身上撒尿来着。我会那么做吗？不会的。你知道我是个好人，劳拉·梅。”他的身体前后摇晃，眼睛像孩子似地瞪得大大的。“他们会起诉我，让我支付清洁费用。你得帮

帮我，劳拉·梅。我不想付清洁费。没有赚奇……赚……赚钱。告诉他们我不会在一个执行公务的人身上撒尿的。”

我见过他比这更狼狈的时候：现在他的情况就够糟的了，但还没有完全丧失幽默感。他还有能力靠自己的脚走出去，再去喝几杯，所以这次不可能一直把他关在牢里。也许这处罚对他来说还不够重。“他因为什么进来的？”我问阿利，后者正站在他身后。

“满月夜游荡。这是第十二次了，他的情况不妙。”

“别让我付清洁费好不好？”杰瑞摇头晃脑地问。

“杰瑞，”我问他，“你没坚持参加匿名戒酒会^①的活动吗？”

“我老婆离开我了，”他说。

“嗯？那是在你重新酗酒之前还是之后呢？”

“噢，劳拉·梅小姐你这样说是存心让我难过。你是个狠心的女人，劳拉·梅。”

我有些想走了。“这样吧，阿利，如果你能把这个案子放到明天，我就接手，他是我的老客户了。”

“你心肠还真好。”

“他不伤人。”

“我，”杰瑞说，“我是个绅士。尽力去做个绅士。”

“能不能把他的案子拖一天？”

“我想我可以把他先放到禁闭室去，让他清醒一下。”阿利咧嘴笑着说。

“我不想睡在稻草上。劳拉·梅，告诉他我不想睡在稻草上！”阿利把他推到走廊上去时，杰瑞大声喊道。

我转身向外走去。这时我才发现走廊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一直在注视着我们；他听见了我们的交谈。他的头发打着绺，结成一团，眉头紧皱，嘴唇微张，露出牙齿。也许这个表情本该显得狡诈奸猾，可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张被拍坏了的照片。

“您好，”我说。

那个男人仍然盯着我。

“您是等候传讯吗？”

他慢慢地把头扭到一边，从牙缝里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又转过头继续盯着我。

“该死的软皮。”他说。

* * *

我乘公共汽车去了医院。我坐在后排的位置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纸叠的小鸟；我把它揉成一团，又塞回口袋里。没有必要再重复那些暴露紧张心情的习惯。

^① 匿名戒酒会(AA programme)，英文全称为 Alcohols Anonymous。酗酒之人定期集会，交流戒酒心得，互相监督鼓励摆脱酒瘾。

我和姐姐蓓卡并不亲近。

即将出生的孩子父亲不明,那两个男人都有可能。全怪多拉工作失误,而这件事进一步加剧了我和她之间的隔阂。一个月夜,蓓卡下班后来不及回家,就去了最近的庇护所,正如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应做的那样。那天碰巧是周五,里面有很多人。周五和周六总是人最拥挤,情况最糟糕的日子。某个天才把她和一个陌生男人放进了一间小牢房里。本来并不会出现什么严重后果,可偏偏蓓卡很倒霉,满月夜正处在她排卵期的中间。变身时,她的身体燥热起来。如果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我肯定会让她服药打乱生理期,可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这是政府的过失,不是她的。她和那个不知道名字的男人在法律上都没有责任。可蓓卡的丈夫并不这样看。可怜的蓓卡。

就像一个好妹妹应该做的那样,我陪她去参加孕期课程。我握住她的手,帮她进行呼吸练习。我让多拉证明那次不忠并不是她的错。这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做到了。这份证明让蓓卡从她丈夫的财产中得到了足够的份额,使她可以维持生活。我甚至保证她分娩的时候我会在她身边陪着她。尽管如此,在整个怀孕期间,我们之间仍然有隔阂,而且我也能猜出原因是什么。并不仅仅因为我在那个导致她不幸的部门工作;那件事对我保守的姐姐来说简直是噩梦一场。真正的原因是她无法告诉我,她多么盼望她的孩子能够正常出生,因为那样说就等于告诉我,她是多么盼望她的孩子不要跟我一样。

她比大多数人还要害怕生下一个不能变身的孩子,她恐惧的原因正是我。我们年龄很小的时候,她并没有注意到满月夜时我们的不同;但年龄稍长就不同了。每当满月夜,她就和爸妈一起关在家里,而我则被送到多拉的育婴堂去。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是在责怪我不愿和家人一起。长大后,我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正如我们知道的,所有的裸背的命运都一样:我们被安排进多拉。惟一可以选择的是在多拉内部做什么工作,但不可能不为多拉工作。工作太多,而不能变身却是很罕见的生育缺陷:我们都要一个顶俩,同时做好几份工作。出生的时候一切都注定了。虽然蓓卡从来没有明说我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但我知道她就是那样想的。对她来说,狼变行为实时监管部已经偷走了她的妹妹。如果它再偷走她的孩子,我真不知道她会做些什么。

蓓卡躺在一张白色床铺的中间,乌黑的头发乱成一团,如果在平时,她一定会为自己仪容不整而羞愧的。我进门时,她礼貌地笑了笑,以掩饰她心里的失望,我知道她还在盼着她的丈夫能来。“姐姐,情况怎么样?”我问。

她的口音与我不同,这是由于她接受的教育与我不同;即使她现在疲惫不堪,心情低落,她还是听上去比我文雅。“医生说一切正常,还有几个小时孩子就要出生了。”

对我来说,几个小时听上去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过也许正如蓓卡所言,我一向

缺乏耐心。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似乎是一阵宫缩开始了，我让蓓卡抓住了我的手。她比埃勒维还要用力。

“呼吸，”我提醒她。

我想抽一支烟，但我也知道如果我在病房里点烟，肯定会被拘捕的，不管我是否为多拉工作。蓓卡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我呼吸着病房里稀薄的空气，努力地想象那是香烟，却只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戴绿色纸帽的男人步履稳健地走了进来，检查了蓓卡，什么话也没说。几分钟之后，蓓卡放开了我的手。我揉了揉，希望手上的肉能回到原处。绿色纸帽先生点点头，向护士交待了几句关于扩张的话，然后向门口走去。

“您好，”他还没到门边，我连忙说。

“您好。我是帕克金森医生——你是她的朋友吧？”

“我是她的妹妹。”蓓卡仰倒在床上，一言不发。

“嗯，她一切正常，”他宽慰地说。“我还会再来检查几次，但应该没什么问题。”

蓓卡的脸色焦虑地皱在一起，但她扭过头避开我的目光。很明显，她还没有问医生那个她最关心的问题。她肯定是在我来之前问的。但我已经到这儿了，她不想当着我的面问。她的心思瞒不了我，但我感激她顾及到我的心情；尽管要是她不是那么迫切想问的话我会更高兴。

“孩子会一切都正常吗？”我问。

“您说什么？”

“孩子会脚先出来吗？”

他张嘴要表示我不该这样问，但我打断了他。“这只是因为我是头先出来的，姐姐和我都认为家里出一个不会变身的孩子就够了。”

“啊，那么说你是多拉的人？”

“对。”蓓卡没说话，也没看着我。

“嗯，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觉得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完这句话他就出去了。这句话并不能算个答案。超声波扫描可以照出胎儿的样子，它的小脚丫缩在一起，摆出的姿势预示了以后的好运。但直到分娩的最后时刻，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比如说婴儿扭动了一下，弯了弯脖子，或是太多的氧气在不适当的时候进入了它的大脑，或是它降生之前母亲运动过度。胎位不好只是个预示，并不是原因。我和其他我认识的非里坎人一样，都是头先出母体的。尽管钱包里放着孩子的超声波扫描图，只要蓓卡不亲眼看到她的孩子脚先出来，她是不会放心的。她并未从医生那里拿到定心丸。

“你瞧，”我轻轻拍了拍蓓卡的手。“没什么好担心的。”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我。“你这样想对我不公平，梅。你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不希望孩子……”

她说的是实话。她确实没说过。

这时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撒谎，告诉她担心的人是我，我把她拖进来不过是为了让我的担心显得有分量；或者我可以说实话，对她说，是的，我知道她一直就是那样想的。所以，当另一阵宫缩开始时，我松了一口气，知道自己不用选择怎么回答了。

姐姐在床上扭来转去。我坐在一旁，看着她。毫无疑问，她正经历着巨大的痛苦。但也许她说得对，我对很多事情都无法感同身受。

每隔一段时间那个医生就会进来看看。我不知道她将怎样支付费用：医疗服务费可是个无底洞。我坐在我的塑料椅上，不介意他无视我的存在。

蓓卡躺在床上，每小时跟我说一两次话。

终于，最后的时刻到来了。我伸长脖子，看到了令所有人满意的结果。首先出现了小脚丫，接着是小膝盖。现在已经可以断定，这个小孩将来会长成一个里坎人。

医生带着含蓄的得意神情把孩子接了出来。这个孩子，一个男孩，浑身沾满粘液，在刺眼的灯光下拼命挣扎，活动着他的小身体。他的脸又红又皱，挤成一团，看上去很滑稽。他看上去就像一只惊恐万分的、剥了皮的小兔子。

帕克金森把孩子举了起来，看了一下，又给他做了几项检查。蓓卡的手在胸口不安地抖动着。我一动不动地坐着。“非常健康，”帕克金森终于说，然后他把小家伙交给护士擦洗。当她们把他裹起来时，小男孩皱成一团的脸抽动着。

蓓卡满脸是汗；她几乎是在抽泣。“噢，感谢上帝。噢，感谢上帝。感谢——”

然后她想起自己的裸背妹妹正在身边。

“没关系，”我说，耸了耸肩。“至少你可以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

又来了一次宫缩，这是产后痛。我把手递给她，用力地握住她的手。这是为了防止我的手被捏断。也许在外人看来，我们像一对相亲相爱的姐妹。

回家的路上，我的背疼了三次。我侧身进了大门，乘上电梯，来到七楼。这栋楼房有些肮脏邋遢。暖气管下面有老鼠在跑，窗棂的油漆已经剥落；我已经习惯洗澡的时候有石灰落在头发上了。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很便宜，很便宜就意味着我能支付得起。而且，里坎人不住在这里，或者说成年里坎人不住这里。这个居住局面是由于房租低廉、非里坎人大量涌入造成的。别的暂且不说，这里的公寓都很小，而里坎人需要至少一间较大的房间作禁闭室。过了一段时间，里坎人逐渐搬出，因为周围有太多讨厌的裸背了。现在，这里基本上没有里坎人了。由于能否变身与遗传并无关系，所以这里也会有里坎人小孩。我们中的极少数人嫁给了里坎人。但每间公寓里都有一个非里坎人居住。这样的居住格局也有它的好处，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没有人会做出让我拘捕他的行动。

我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房间被我漆成了红蓝两色；本想让它们显得温馨一些，可它们还是同样狭小局促。卧室里放了一张双人床，床边离两边的墙各有一英吋的距离。我一个人睡那张双人床。厨房很窄，里面还存了一些食物，足够应付晚饭

了。过去的几个小时我还没考虑过吃东西,这就说明我还不饿,但过一会儿就会饿的;活动一下就会有食欲的。我想洗个热水澡,这是今晚惟一能让我觉得舒畅的事情了。

我的脚有些疼。我踢掉可恶的高跟鞋,一瘸一拐朝浴室走去。打开门后,我发现天花板上有一大块水渍,灰色的细流从那里慢慢渗出来,滴到地板上,积了一小摊水。

我实在是不想理会心里的烦躁失望,但这样的浴室让我怎样洗澡呢?我光着脚上了楼,敲了敲切利一家的门,就是他们把我的浴室弄得一片狼藉的。今晚他家大人出去了,两个孩子——都是里坎人小孩——独自在家,忘了关水龙头了。

“现在把水龙头关上好吗?”我说,“我的浴室都泡在水里了。”

男孩咯咯笑了;女孩说,“对不起,加利小姐,真的很抱歉。”她看上去那么紧张,我差点向她道歉了——但她兄弟把我的浴室淹了,而且现在还在咯咯笑,所以我没说什么。他们跑进屋弥补过失了,我也转身下楼去,心里嘀咕着不知天花板能不能自己干。

我正要进门时碰上了对门的肯特尼太太。肯特尼太太是个饶舌的中年女人,在人事处工作。她有个本事,就是与人谈任何事情都会带上些家长里短的味道。

“你回来晚了,劳拉,”她说。

“没有,我很好,”这个回答有些答非所问。但她说话的方式让我不自觉地就这样回答了。

“而且你没穿鞋,”好像我自己不知道似的。

“我刚刚上楼去了一下。切利家的孩子们忘了关水龙头了。”

“噢。对了,听说可怜的强尼·马可斯遇到了可怕的事情,是不是?”她一边说,一边摇着头。

她跟强尼并不熟,但也肯定听说那件事了。“一个坏变身人。我正为他提供法律服务,但他好像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法官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肯特尼太太皱了皱眉头。有可能是我这样透露当事人的情况让她感到吃惊了,但这种可能性就和我中彩票发大财一样微弱。

“你是他的法律顾问?”

“是,我负责那个咬掉强尼手的家伙。总有人要做这项工作。我总是接手没什么指望的案子。”

“天哪,你还不知道呢!”她用手捂住嘴,然后朝我凑过来。“不是他的手,劳拉。是他自己。今晚他被人用枪打了。”

* * *

回到公寓后,我关好门,上了锁。我不知道我是害怕,或者仅仅是想独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闭上眼,试着回忆强尼·马可斯的模样,但我能记起来的只有他那双棕色的眼睛。

突然传来“啪”的一声，我吓得跳了起来，我一定是太紧张了。我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结果从浴室的窗户看到一团水从天而降，砸到七楼下的地面上，接着又是一团。我花了一分钟才反应过来，那是切利家的孩子们用盆把浴室里的水泼下去。

我忍无可忍。强尼·马可斯永远地离去了，而我现在还要听到这些刺耳的声音。我冲到客厅，打开电视机。四面的墙把我围在封闭的小空间里，电视的声音挡住了外面的嘈杂。

我的小公寓里充斥着新闻头条的播报声。非洲战事又起。旧金山发出地震预警。通货膨胀率可能降低。医疗保健服务业正接受检查。新型玩具上市，一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有些是本地新闻，但没有只言片语是关于我们的。强尼还不够资格上新闻。

第 2 章

我还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强尼。我刚刚开完一个法务会议，会上分派了各自负责的案子。他的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在手腕处裹成厚厚的一堆。原本是手的地方现在只是一堆布。

“嗨，劳，”他向我打个招呼。他快四十岁了，下颌微松，眼神温和，他的脸总让我想起小狗。被袭击还是在不久前，但他已经有些发福，脸都变得松弛了。他看上去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落魄。

“强尼。最近怎么样？”我问。

他耸耸肩。“我想我们再也无法一起玩壁球了。”

我挤出一个微笑。“但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像你这样的搭档呢，总是很有风度地输给我？你要做的就是学会左手击球。”

“那样我会输得更惨的，”他说。“但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输，对不对？”

“对，”我说，“你玩得很好。”

他看了看手腕处的那堆布；新近没有换过绷带，都有些磨损了。“劳，我——”他欲言又止。“听我说——”

我认为我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强尼，你可能已经听说了，我负责向伤害你的那家伙提供法律帮助。”

他没有看我。“那是你的工作，劳拉宝贝儿。”

“我已经——”我想告诉他我已经看过埃勒维的档案了，那样的档案不会让任何一位法官作出对他有利的判决，但我想起强尼的脾气，如果你把任何不该说的事情告诉了他，他会担心的。多拉墙壁上的葡萄藤将触角四处伸展；我们都知道不该知道的事情，但只有强尼会为此烦恼。所以我只是耸了耸肩。“作为他的法律顾问，我会尽力帮助他。但作为你的朋友，我希望法官把他送到号子里去。”

“劳，”他抬起头看着我。我注意到他的睫毛已经有些花白了。“我们能找个时间谈谈吗？”

“当然了，强尼，”我说。

“谢谢你，”他说着点点头。“我要跟你谈一谈。”

当时我以为他是要对我说，他不介意我为埃勒维辩护，他原谅我了。但现在，我突然想到，也许他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杰西在前台叫住了我。“埃勒维是你的,对不对?”她问。我张嘴想回答她,如果他真的是我的,那么我肯定会人道地处理他的;但我还没说话,她就又开口了。“他现在在牢里呢,不停地叫唤着他需要律师。”

“他已经被拘捕了?”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想必他一进门,他们就扑上去,把他关起来了。那家伙肯定吃了一惊。

“是的。加斯·格林汉姆和阿利现在和他在一起。”

“噢。”我不知道一大清早的他们能对他做些什么,但很可能下面也有一个训练有素的警察。“我马上过去。”

埃勒维被关在一个禁闭室里,地上铺着稻草,屋里只有一个放水的碗。他坐在他们刚刚搬进去的椅子上。我没进去。我不能像他们那样做,即使我对那家伙毫无好感。就让他无法向自己的律师求救,因而多流几滴汗吧。

“加利,”他说。“见鬼,你到哪儿去了?告诉这些混蛋我需要一个律师。”

牢房外有一张椅子,我坐了上去。“你已经有律师了,就是我。”

“我要一个真正的律师。我有权利要求一个真正的律师。”

格林汉姆打了他一巴掌,但没有太用劲。“跟这位女士说话时注意你的措辞,小子。”

“我他妈的有权利。为什么我不能有一个律师,加利,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

我把一条腿放到另一条腿上面。“埃勒维先生,两天来我一直试图让你明白,你现在的多拉。”

格林汉姆把他的头猛地往后一扯,阿利则在他面前踱着步。“说说你的不在场证明吧,埃勒维。如果你说不出,你就有大麻烦了。”

埃勒维咳了一下,就要窒息了。“把他的头放低一点,加斯,你压迫到他的声带了,”我说。格林汉姆脾气暴躁,但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还能合得来,而且现在我说的也是实话。他把埃勒维的头往回放了一英寸。

“加利!为什么不阻止他们?”

“阻止什么,埃勒维?我们还什么都没做呢,”阿利说。他声音充满愤恨,听得出来,这次的谋杀对他触动很大。

我开始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在清冷的日光下,这个已经被控给强尼·马可斯造成终身残疾的雅皮竟会进一步杀人显得难以置信。但说不定还有其他理由。强尼死了,被某个长毛的家伙一枪打死了。想到这一点,我没法同情他。“埃勒维先生。你很可能也听说了,你的被害人,强尼·马可斯,昨晚被枪击。上帝爱你的话,你就应该有不在场的证明。如果你有,我建议你现在就提供。”

“我昨晚在家。”

“有任何人能作证吗?”

“我一个人住。听着,我有权利要求一个律师,我不能呆在这里。”

“我就是你的律师，埃勒维先生。”

他开始挣扎，我这时才发现他被手铐铐在椅子上了。“我不想要个他妈的裸背律师，你会毁了我的。我要出去，回到那该死的真实的世界里去！”

“这里就是真实的世界，”阿利说。“而你，埃勒维，别想离开。”

我想起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于是我让人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看来他在下面待的时间还不够长——他并没有害怕，而是对我十分生气：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不会被送交主流法庭受审。理论上来说，我可以给他找一个里坎人律师；但这种事在我还是个新手时发生过几次，很快我就再也不那样做了。在自己的地盘上跟自己一类人打交道的話，那些律师没什么问题。但在我们的领地，和我们打交道时，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并不会直接跳出来說：该死的软皮。不会那样。但有人会骂人不带脏字，用文雅的语言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本事真了不起——何况大多数律师处理案件就是建立在这种本事之上的。几年前，阿利赌咒说，只要有任何一个律师到这里后十分钟之内还没有提到所谓“公众观点”或是“大多数公民”，他就把自己的头发剃光。现在，他的头发已经快长到腰了，而且还在长。

“埃勒维先生，”我说。“你最好还是开口跟我说话，因为我比这整栋楼里其他所有人都要替你着想。”

“见你的鬼，加利。我已经看到你是怎么为我着想了。”他并不仅仅是生气。我觉得他甚至感觉有些受伤。这里的世界不属于他，而且没有任何人愿意伸出援手。

“听我说，”我这样告诉他，“你的嫌疑很大，而且你的嫌疑是一项十分严重的罪行。多拉的一个官员被杀了，你还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吗？”

他瞪着我。

“不管你心里对多拉如何评价，埃勒维先生，多拉不会就此罢休。这栋楼里所有人都是多拉的一員。那一枪击中的并不仅仅是马可斯一人，子弹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你期待自己受审的时候，我会坐在旁边握着你的手，那么我只能让你失望了。但你是我的当事人，我要为你辩护。既然没有里坎人律师来帮助你，我就是你惟一的选择。所以，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建议你还是跟我好好配合，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你。”

我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很重要。我并不喜欢见血，而这里的所有人都恨埃勒维。当然也包括我。但如果我们放了他，他就会直接去找一家里坎人事务所，为自己找一个里坎人律师。见鬼，说不定他已经找了一个了。看他那副蛮横无理的样子，再考虑到他是多么有钱，那种情况是很有可能。这是多拉的案子；埃勒维在上个月夜犯下的第一桩罪行就把他自己放到了我们的管辖范围中，但是他有权利让自己的律师和我一起工作，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而一旦有那样一个律师参与进来，情况就不妙了。最后的审判中，法庭中百分之九十六的人会站出来保护埃勒维；强尼会下地狱，因为上帝是里坎人。

“埃勒维先生。你在跟自己过不去。你很可能在这里呆很久。这一切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有责任帮你获得假释。告诉我你不在场的证明，然后我可以申请放你出去。”

“我说过了。我昨晚在家。”

“你在做什么？”

“看电视。”

“什么节目？”

“一部关于飞行员的黑白电影。”

“哪个频道？”

“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他说的都是实话；他看报纸也会知道这些。

“有任何人登门拜访吗？”

“没有。”

“有电话吗？”

“有。是的，我打了个电话。”他向前探了探身体。

“打给谁的？”

他咬了咬嘴唇，然后张开嘴巴。我还没有见过谁可以耸嘴唇的，但他刚刚正是那样做的。“刘易斯·阿尔宾。一个叫刘易斯·阿尔宾的相识。”他写下了一个号码和地址。

“几点钟打的？”

“大概九点钟。”

法医说强尼被枪击的时间是在八点半到十点之间。我认为我们并没有把那个告诉埃勒维。但如果是他开的枪，他就肯定知道。“那好，我们可以检查你的通话账单；你用的是哪个通信公司？”

“我用的是手机，不会显示在账单上，是即时付费。”

这混蛋是个白痴。“既然如此，埃勒维先生，那就无法构成不在场的证明了，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打电话。”

“我是从家里打的电话。”语气很固执。这不仅仅是愚蠢，或者说并不是普通的愚蠢。他并没有做任何努力；他只是等着我们放他出去，因为他深信不会有任何事发生在他头上。

“那位刘易斯·阿尔宾是谁？同事？”

“不是。”

“熟人？”

他耸耸肩。

“告诉我，你的老板知不知道你被刑事指控？”

他耸耸肩。“也许吧。有几个同事知道了，但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我是说，我们